

编者按:月是故乡明,人是故土亲。长期在外拼搏游弋的故绛儿女,身处异乡、情系家乡,俯仰间,行走中,始终不忘手中的笔多层次、全方位描摹生活,讴歌人生;字里行间,既有天南地北的异地风光,又有故绛大地的恋土情怀。本刊从现在起,将陆续推出“异地绛县人”文学作品,与读者共享。

村东有棵老槐树

◎ 刘云霞



作者简介

刘云霞,笔名文雨,山西绛县永乐村人,大学学历,军转干部,中国散文家协会理事,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、侯马市作协副主席。

先后于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、《解放军健康》、《山西文学》、《山西日报》、《中国散文家》等各类报刊发表文学作品200余篇。曾获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。出版有文学作品集《山野》。

村东有棵老槐树。老槐树下有一个小村庄。

槐树实在太老了,没有人能说得清它真实的年龄。粗大而四布的根裸露着,如一个青筋暴露的老手在紧紧抓住赖以生存的土地。房子般粗大的接地处树干,已被岁月的风沙蚀去了一个两米见方的洞。洞壁青灰干硬,显然已枯化成无生命的标本。而在这中空而沉寂的树干之上,偏又有两个枝丫,分别从水平、垂直的方向伸展了来,同样粗大而貌似枯死的枝身,又蜿蜒着或挺拔着,顶起了枝头嫩绿的叶或翡翠般的花。

生命的新陈代谢、生死更迭,就这样神奇地演绎在一棵古槐身上,由不得人要为之感叹!

关于槐树的故事和传说,村里的人们能说出好多。但那都是听老人以及老人的老人说的,槐树最初的面目和行走的脚步,无人知晓。因为,小村也太老了,没有人能说得清它曾经的岁月。巴掌大的小村的土地上,不知已沉淀下多少代生命,又有多少人还在不停地变成小村的根。

槐树和小村一起走进记忆时,新一代的槐树还在吐银绽翠;新一代的小村依然热闹非凡。记忆深处的槐树与小村,始终有着密不可分、孪生兄弟般的关系。

每天,槐树总是最先醒来,看村长或生产队长之类的人把系在树身上的一口钟敲响。钟声一响,朝霞便立刻洒满了小村,小村

便立刻沸腾了。各家各户的老老少少、男男女女便立刻溢满了小村的大街小巷。熙熙攘攘的人流,吆牛喝马的、赶车把犁的、荷耜扛锄的,还有背着书包撒着欢儿一溜小跑奔向学校的,声音抑扬顿挫,画面五彩缤纷,使每天小村的故事一醒来便进入了高潮。

每天工余和夜晚,人们都要在槐树下吃饭、聊天。品农家的收成和光景,聊小村的往昔和今天。他们一半是说给自己,一半是说给槐树;槐树则尽力伸展着茂盛的枝叶,把当头的烈日挡在天外,把满天的星光月影筛下来。

孩子们有的坐在老人膝上,听关于小村和槐树的传说和故事;有的则攀上槐树粗大的枝臂,掏鸟窝、捋槐花,或在树洞里藏猫、嬉戏……他们不知道,他们身旁、脚下的每一截枝杈都是一段凝固的时间,每一段时间里都写满了他们无以知晓的故事;他们还不知道,他们在攀援玩耍的同时,自身的故事已写进了槐树的肌肤,槐花的甜香已经渗满了他们骨骼肌髓……

实际上,多少年来,小村的人们便一直生活在这样一种诗样的境界中:

日出而作,每天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出发,披着一身绚丽的朝霞开始新一天的生活;

日落而息,每天从太阳落山的地方返航,把满天火红的晚霞拥入梦乡。

种子、化肥、农药、汗水……和着太阳的力量植入土地;

大豆、高粱、小麦、希望……带着太阳的温馨收拢回仓。

一年复一年,一代又一代。

槐树则始终立于小村的东方,默默地注视着——一幅田园画儿,在小村的田野上、阡陌间、巷道里流动,画里融着太阳的光彩、月亮的清新,画心萦绕着农舍的安谧、炊烟的馨香。

我想,相濡与沫的槐树与小村,也许原本就是同生同长的吧。也许是在许多年前的某一天,有一位行旅诗人,携着他美丽的新娘,披着清新的晨光,或如水的夕阳,骑马而来;也许是有些寂寞,也许是有些疲劳,在行间小憩时,有意无意地植下了一粒种子,尔后,又在对种子发芽、开花、长大的期待中将自身永远地留了下来。

于是,便有槐树枯荣兴衰的一个个故事;于是,便有了小村喜怒哀乐的一代代生命。因而,只有小村知道槐树最初的嫩芽,只有槐树能说明小村最初的岁月。如今,槐树的根须已深展到小村的每家每户五脏六腑;小村的脾性气息也渗入到槐树的枝枝杈杈通体外内。

故土难离。槐树盘根错节的根,凝滞了小村许许多多人的脚步,小村的生命为此而一代代繁衍强盛起来。

也有许许多多的人为了梦想而远离故土,栖息于东西南北不同方位、不同种类的树枝上。遥遥的时空间隔使他们渐渐地生疏和陌生起来,但一旦相逢,那周身飘逸的同样的槐香,永远难改的乡音,会使他们汪汪两眼泪,拳拳一颗心,立即融作一家人;如同

槐树的分离的枝杈,虽然绽着不同的叶片,栖着不同的鸽声,但通体贯注的同源的血脉会使它们永远地挽手搭背,生死与共。

从小村走出的一代代人,终究又要一代代走回来。因为他们的梦中始终萦绕着人生之初的那幅画儿,那幅带着淡淡的乡愁,融着浓浓的意境,从唐诗宋词中走来的田园画儿。虽然每每归来,总是“儿童相见不相识”,心中平添几份“物是人非”的苍凉,但脚下的

土地熟识他们,那片热土会永远记得他们;如同槐树上每一片叶子,虽然走得太远、太久,似乎与根早已中断了消息,但最终都是一样的张开怀抱,纷纷扑向同一个根!

叶落归根——,叶落归根——

村东的古槐还在日夜不停地生长着故事,槐树下的小村依旧在日子里周而复始地忙碌进出……



古俾光風

文学副刊

第 17 期

绛县作协 主办

在有根的地方作文化苦旅

◎ 范向东

起初,以为《村东有棵老槐树》的作者是男人,如老槐树一般阅尽小村的前世今生,才能一笔一刀的镌刻出一幅隽永的小卷轴。我漫不经心地打开后,就再也无法让自己的眼神游离了:这老的枯树,这老的小村,这枝上落的昏鸦,这荫下坐的端着饭碗的老妪稚童,就在那钟声里隐了现了,聚了散了,真真切切曾经的景就在她的文字里鲜活了,拽一片,是乡情,嚼一块,是乡亲,挂了卷轴,满眼满心的,就是乡魂啊!我才知道,女人也可以让厚重如此易轻的沉淀进入人们的心扉,一树,一钟,一村,一群,就这么叶落归根的字字句句潜入心扉了。

也读过别家的散文,写毛驴是要把牛马骡羊写一遍,凡是沾亲带故的一并招呼来的,读到最后,反而几乎把驴子本身淡忘了。可云霞不是,她就写古槐,不离不弃地写;她就写小村,细致入微地写,她就写小村里来来往往的人,不厌其烦地写,这样原汁原味的槐香乡情,怎不叫人读来欲罢不能,口舌生津!

云霞写古槐是着眼于她的老根的,更有那根破土而立,因势而曲,死而复生的枝,谢而还开的花。尽管,“她已经被岁月溶蚀出大洞,能让顽劣的孩童藏于其中不见形影,她依然裸露着青筋暴露的“手”抓牢脚下这片土地”。她是小村忠贞的守望者,有她守护这座小村,小村的晨就鸟喧的热闹,小村的夜就静谧的安详。她是老树,是根;又何尝着不是翘首村头痴痴望儿归的白发亲娘!

作为一个十五岁就离家的远足者,云霞离开故土时,告别娘亲时,定是经历了百般缱绻与不舍,多年的风雨飘泊中定是遭受了千次梦里回乡的情感折磨。这里是“生于斯,长于斯”的故土,这群憨厚的乡亲邻里,就是她创作灵感饮之不竭的源泉,挖之不竭的沃土,是她精神上永远的源和根!她的叶绿为这一树,她的花开为这一群,她的果甜为这一村!云霞,你这曾经捆扎着羊角辫在古槐下撒野放肆的小丫头!

云霞的散文之所以写的好,是因为她是一个有根有源有心结,乡情乡音倔强到不思悔改的文化苦旅者,再次回望她的时候,就如仰望村头这棵古槐,那乡情文韵已经盘根错节到是一门精湛的文字艺术了!